

樂透

1.

那天下午，郁新難得請補休到美容院打理頭髮。自從當媽媽以後，生活不是上班就是帶孩子，連睡覺時間都不夠，更別說逛街看電影這些娛樂了，能像這樣放鬆坐著讓人幫她洗頭按摩，簡直是天大的享受。正當她舒服得昏昏欲睡，手機突然震動，設計師停下動作讓她接電話，另一頭傳來什麼天大的消息，她整個人從椅子上跳起來。

「妹妹中樂透了！貳獎！有五百萬！五百萬！」媽媽興奮大喊。

一股熱血直衝腦門，郁新震驚不已，沒等吹完頭髮就匆匆結帳離開。

一路上郁新都無法專心騎車，她那可憐兮兮的妹妹，居然也有受神明眷顧的一天，讓人難以置信。還記得妹妹唯一做過的正式工作，是高職畢業後在加工區當作業員，前後不到三個月。聽媽媽說，同部門的幾個男同事對妹妹的態度很糟。

「以為會來個好看的妹子，怎麼是這種等級的……真不知道主任在想什麼？」

「那張臉很難提振我們工作的效率欸！」

「看到她我好想吐，她不會中午要跟我們一起吃飯吧？」

這些冷言冷語每天圍繞在妹妹耳邊，她可以感受到自己不受歡迎，原本就稀稀疏疏的頭髮，因為壓力掉得更厲害了。

後來，妹妹總是在照鏡子的時候，聽見有人在她耳邊輕聲說：「你好醜……你好醜……」。

漸漸的，妹妹晚上睡不著覺，三更半夜在家裡晃來晃去，像一縷遊魂，隔天頭痛欲裂，無法起床上班，過沒多久就辭職了。

這些事郁新並沒有親耳聽妹妹說過，都是輾轉從媽媽那裡聽來的。

十多年來，妹妹只偶爾去媽媽上班的自助餐店打工，時不時還要到身心科看診。領到身心障礙手冊後，靠著每個月五千多塊補助加上打零工的薪水，妹妹居然也就習慣這樣過日子，再也沒去找過別的工作。

雖然兩人是姊妹，同住一間房間長大的，但郁新無法理解為什麼妹妹要選擇這種生活。

學生時期，如果有人發現她們是親姊妹，總難免露出詫異的神色，因為兩人各方面實在判若雲泥。郁新身材高挑眉眼亮麗，怎樣都算是中等以上的姿色，加上又是排球校隊的主將，在異性間頗受歡迎。可是妹妹的外表卻完全相反，她的頭髮細軟又稀薄，個子還格外矮小，一雙分得太開的眼睛配上鼻樑扁塌的蒜頭鼻，讓人不禁懷疑是不是出過什麼差錯，才會讓她的長相如此奇怪，像一具沒有組裝好的模型。正因如此，妹妹從小缺乏自信，在團體中顯得安靜而透明，運動神經不發達也不擅長學習的她，勉強從高職畢業就不繼續升學了。

原本以為只要找到一份工作，向來安分守己的妹妹至少能安穩過活，求得溫飽，沒料到職場上的挫折竟就此摧毀妹妹的自信心，讓她再也跨不出家門去融入社會。

這樣悲慘的妹妹，身上幾乎沒有一項優點可以和郁新相提並論，但不知為何，郁新還是會不自覺地和妹妹比較，大概是因為自食其力許多年又已結婚生子的郁新，感覺肩上的負擔愈來愈沉重，而妹妹卻還一直生活在父母的庇護之下，是以，每次聽到媽媽讚美妹妹十分乖巧的時候，郁新總沒來由地心頭冒火。

「她吃家裡住家裡，又沒幫你付房租，難不成做點家事你還要謝謝她？」
郁新知道自己言語有點刻薄，忍不住又解釋道：

「她長這麼大的人整天窩在家裡，講難聽一點是你教育失敗，你應該逼她出去工作，讓她一直待在家是害了她！」

「哎呀！妹妹在外面受過委屈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慢慢來，醫生也說這事急不得。」媽媽連番搖頭，一副沒得商量的表情，郁新悶著一口氣也沒再說下去。

後來，每當假日回去，郁新吃完飯就藉故要照顧孩子，不想幫忙收拾餐桌，她想，自己平日上班辛苦，放假回來理應輕鬆一下，妹妹沒工作整天在家，洗洗碗盤也是應該的。妹妹倒是認份，吃完飯大家在看電視聊天時就默默去洗碗，時間一久，郁新對差遣妹妹更覺理所當然，她常常把孩子交給妹妹照顧，自己去採買東西或辦些事情，反正孩子也很喜歡阿姨的陪伴。

妹妹和孩子在一起的時候，最常做的是畫圖，偶爾也捏捏黏土，如果天氣不錯，妹妹會在傍晚帶孩子去公園玩，遇到鄰居就微笑點點頭，甚至閒聊幾句。有一次，郁新比預定時間還晚去接小孩，匆匆忙忙趕回家，本以為迎接她的會是孩子的哭鬧或妹妹的臭臉，沒想到一進門卻聞到陣陣奶油香氣，妹妹正用家裡的小烤箱烤餅乾給孩子吃，嘴裡還哼著歌曲。郁新沒料到妹妹照顧孩子竟如此得心應手，心想若是常把孩子交給妹妹，不僅自己得出空閒，對妹妹也有幫助，倒算是兩全其美。

即便如此，郁新和妹妹的競爭還沒結束。因為有了孩子，出門總要有車才方便，所以郁新和老公計畫要貸款買部休旅車，但夫妻倆收入有限，手頭頗為拮据。想到自己一邊上班一邊照顧家庭，卻沒辦法像很多朋友一樣把孩子託給娘家，只能自己花錢請保姆，說到底，跟妹妹也脫不了關係。思前想後，郁新覺得不上班的妹妹，不僅連累父母無法退休，也影響到自己，而父母給她的資源和妹妹相比，根本不成比例。眼前生活開銷如此龐大，荷包都被榨乾了，即便知道父母也不甚寬裕，她還是硬著頭皮開口借錢。

「媽，我們每次來看你，都騎摩托車載你的寶貝孫子，多危險！但現在買完奶粉尿布就快沒錢了，怎麼買車？你想，我一畢業就自己養活自己，不像妹妹到現在還要吃你的住你的。媽不能偏心只顧妹妹，也得照顧我們這家啊！你借我車子的頭款好不好？有了車我們也能載你出去玩啊！」郁新一口氣講完，心想這番話無懈可擊。

「什麼偏心，妹妹的情況不一樣……」媽媽聽完她的話，頓時愁眉苦臉。

「我不管，妹妹到三十歲還讓你養，你也得幫幫我。」郁新苦苦哀求。

「我只剩下一點老本存在郵局，不能動啊！」媽媽嚷著。

「你不是還有我們嗎？說什麼傻話，我們就是你的老本。」郁新一邊幫她搓背，一邊安撫地說道。以後爸媽老了，不也只能靠她嗎？

2.

沿著熟悉的樓梯上樓，位在公寓頂樓的家看起來沒什麼不同。門口七橫八豎攤著幾雙舊鞋，幾片海綿地板蓋在磁磚裂開的地方，櫥櫃的門軸早已鏽蝕，歪斜的門板搖搖欲墜。租的房子不可能花太多錢去修繕，總之就是湊合著住。

這樣一個貧窮的環境，是當初郁新急著想擺脫的。擔任保全的爸爸薪水微薄又貪杯，總是入不敷出，媽媽當廚工當到背都駝了，就算笑起來臉還是苦的，再加上一個三十歲還在家啃老的妹妹，郁新連對熟識的朋友也不提起這些。如今，這個家竟被財神選中，賜予一筆鉅款，對每個月把帳單繳完戶頭就見底的郁新來說，感覺好不真實。

聽到她進門，坐在客廳的妹妹轉頭對她說：「姊，你回來了，你聽媽說了吧？」妹妹的語氣稱不上快樂，臉色還有點發白。郁新原本以為，中獎會讓人笑得合不攏嘴，但縮在椅子上的妹妹，卻像是不安多過於歡喜。郁新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，等不到她的回答，妹妹就繼續拿著電視遙控器切換頻道，但也找不到什麼想看的。

隔壁房裡傳來講電話的聲音，媽媽正喜孜孜地描述事情的經過，聽起來是在和舅舅講話。

「是夜市那間彩卷行，有供土地公的……就是啊！那間很旺……只買一張……沒有……她哪裡知道什麼明牌，呵呵……就是幸運啊！電腦選號而已……」

媽媽的聲音好愉悅，話裡斷斷續續夾雜著笑聲，從銀行退休的舅舅交代了些什麼，媽媽邊點頭邊說好，還熱情洋溢地說要請他吃飯。看來這下子媽媽總算可以揚眉吐氣，一掃陰霾了。

郁新還記得，小時候家裡開過照相館，爸爸負責拍照和洗相片，媽媽幫忙招呼客人，店裡也兼賣一些相簿和相框，展示樣品放的全是郁新的照片，在波斯花叢裡燦笑的、在海灘上玩沙的，還有幼兒園畢業時，穿學士服拿著書本的……拍下那些照片的時候妹妹在哪裡呢？郁新怎麼也想不起來。

「郁新啊！把阿斌叫來，孩子也接來，晚一點大家吃飯慶祝。舅舅和舅媽也會來！」掛完電話的媽媽對站在門外的郁新交代，看她愣愣地沒什麼反應，忍不住又笑道：「又不是你中獎，怎麼反倒是你嚇傻啦！」。

這話讓郁新有點怏怏不樂，卻又不知如何反駁，索性回客廳找妹妹。

「彩卷給我，我再幫你對一次。」

郁新其實還有點不敢相信，擔心是糊里糊塗的妹妹弄錯了，媽媽也沒確認就這樣大張旗鼓地宣傳，萬一是妹妹病情加重，從憂鬱症變妄想症才亂講的呢？接過妹妹遞過來的彩券，郁新拿出手機，確認開獎日期跟期別。

15 31 32 44 48 49

是真的，妹妹中了樂透五百萬。

3.

一家人選在新開幕的港式茶餐廳慶祝，一夕致富的感覺讓每個人都有些飄飄然，爸媽拿起菜單，不像平常看老半天還是只選兩三樣價格低的，反而明快地開始點餐。

招牌烤乳豬、脆皮烤鴨、蒜蓉蒸鮑魚、避風塘炒蟹……一連串餐點名稱從爸爸口中流暢地唸出來，媽媽再加點鮮蝦水晶餃、魚子蒸燒賣、糯米珍珠丸等各色點心，一搭一唱，默契十足。以往來茶餐廳都只喝開水的郁新，也對服務生說香片、普洱和鐵觀音各來一壺。他們點得很急，服務生一邊忙著記錄，嘴裡還不忘複誦一次餐點。郁新有些難為情，覺得他們這家人表現得真像暴發戶，又暗自竊喜當暴發戶的感覺還真不賴。爸爸殷勤地問大家，還有沒有想吃什麼，舅舅搖搖手，郁新的老公阿斌見岳父派頭十足，也連忙稱謝說夠豐盛了。

美味佳餚一樣一樣端上桌，眾人大快朵頤，杯盤碰撞的聲響與談笑聲此起彼落，舅舅提醒他們不要在公共場所談及中樂透的事，以免節外生枝。但嘴上雖不提，爸媽還是難掩興奮之情，媽媽夾一顆小籠包到妹妹的盤裡，笑嘻嘻說道：

「多虧我的寶貝女兒，沒想到我也能有今天，以後總算能享享清福囉！」

爸爸把剛上桌的菜轉到妹妹面前讓她先夾，接著說道：

「一定是我陳家列祖列宗保佑！做人當真就是要靠運氣，沒有運氣，什麼都免談！爸爸改天帶你去拜祖先，好好謝謝他們！」

妹妹溫順地點點頭，在明亮的燈光下整個人顯得光彩許多。

眼前这一幕，讓郁新心裡浮現一絲酸楚。向來靠補助金度日的妹妹，這下搖身一變成為家族之光，相較之下，肩上還有二十年貸款的她，頓時顯得平凡

又卑微。不過這個想法隨即一閃而逝，難得看到父母歡欣的模樣，郁新覺得自己該高興才對。

妹妹笑盈盈地吃著父母夾給她的食物，話和往常一樣不多。

滿面紅光的爸爸看菜都上齊了，敲敲桌子，示意要大家聽他說話。

「等拿到『那個』之後，」爸爸朝大家眨了下眼睛，那得意的模樣讓他瞬間年輕十歲。「我已經分配好，就是爸爸拿……」他伸出左手食指比一，右手握住拳頭輕輕晃兩下，表示一百萬。「然後媽媽也一樣，那就是我們兩個的養老金，知道嗎？」說完，爸爸豪邁地舉起茶杯一飲而盡，開懷大笑道：「哈哈—爽啦！」

媽媽聽完，也歡歡喜喜喝了一口茶。

聽完這番話，郁新腦筋動得飛快，眼見機不可失，她附和道：

「爸說得對，照顧妹妹這麼多年，老天爺總算可憐我們了，俗話說『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』，我看這麼大數目，妹妹一個人也花不完，是不是我也可以有一份？」

郁新小心翼翼地瞄妹妹一眼，她嘴裡不知吃著什麼，嚼老半天也不吞下去，表情彘扭。

「好！」爸爸拍了下大腿，幾乎是不假思索地答應：「姊姊也一份！什麼房貸車貸的，趕快拿去還，每個月也輕鬆點！」

講完又想喝茶的時候，杯子已經空了，阿斌一向懂得察言觀色，連忙幫岳父大人把茶杯斟滿。「謝謝爸爸！」然後把自己那杯也喝掉，一副一言為定的模樣。

對郁新來說，這樣的結果是再好不過，她對妹妹柔聲道：「多虧妳那時心血來潮去買……」

還來不及說出「彩券」兩個字，媽媽用力朝她大腿捏了下去，「噓！」媽媽睜大眼睛瞪著她，彷彿她是個不懂事的孩子。

郁新有點尷尬地往妹妹看去，妹妹也看了她一眼，接著就垂下目光，囁嚅地說了幾句話，但聲音很小聽不清楚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郁新靠過去問。

妹妹搖搖頭，緊抿雙唇，看上去鬱鬱寡歡。

一直保持沉默的舅舅，這時終於忍不住開口說話。

「唉叻！我快看不下去了！你們這家人到底會不會想？要我說，你們夫妻真的一點理財觀念都沒有，當初開照相館，明明賠錢還死撐著不關，弄到最後連房子都沒了，現在一把年紀還在租房子……」

提起前塵往事，爸爸臉上頓時笑意盡失，但舅舅還是不吐不快：

「好不容易老天爺給你們機會，應該要好好規劃，買個房子住也好，怎麼會你一份我一份把錢分掉，我問你們，以後你們兩個老的不在，妹妹要住哪裡？難道要去她姊姊家擠嗎？這像話嗎？」

舅舅滿臉激動，舅媽在旁邊猛拉他的衣袖，要他別破壞氣氛，舅舅深呼吸一口氣，語重心長地說道：

「我是看不過去才講的，如果覺得我說的話不中聽，那你們就當沒聽到，反正，忠言逆耳！」說完就沉著臉走了，舅媽則一臉尷尬跟著離開，還連連向他們點頭賠不是。

一家人訥訥不語，突然都失去胃口，媽媽看還有剩菜，連忙交代服務生幫忙打包，帳單放在桌邊，不用看也知道費用驚人，沒有人想去拿，最後還是爸爸一邊碎念一邊拿去結帳。

郁新想著舅舅的話，不禁有些悶悶不樂，看老公還在啃烤雞翅，忍不住瞪了他一眼。

4.

那天夜裡郁新反覆想著晚餐時的情景，睡得很不安穩。爸爸說，是列祖列宗保佑才讓妹妹中樂透，如果真是如此，為什麼祖先選擇保佑妹妹，而不是她？她也想到舅舅的話，懊惱自己沒有深思熟慮，在大家面前顯出那樣貪婪的樣子，看上去像是眼裡只知道錢。她該先問問妹妹有什麼打算的，但如今再說這些，會不會太遲？郁新就這樣輾轉反側，心中混雜著後悔與不安直到迷迷糊糊睡去。恍惚間，她身處一座農場，站在白色的柵欄前，一隻跟她差不多高的鴛鳥緊斂雙翅，全神戒備地站在草地上與她對望，郁新從沒有那麼近看過鴛鳥，細細長長的脖子配上小小的頭，充滿野性的雙眼卻出奇地大，頭上的毛稀稀疏疏，看起來有點禿。郁新見牠張開大嘴，好奇牠會發出什麼樣的聲音，可是下一秒，牠卻吐了她滿臉口水，她在夢中高聲尖叫，大喊「髒死了！」然後驚醒過來。一看時鐘才四點，天都還沒亮，一旁的阿斌睡得正酣。

隔天上班郁新整個人無精打采，直到接到媽媽的電話。

「妹妹離家出走了！半夜我有聽到開門的聲音，還以為是妹妹要把垃圾拿去門口放……但是早上起來，我發現妹妹的房間收得很乾淨，摩托車也不見了……怎麼辦？會不會是被人家知道，把妹妹拐走了？」媽媽的語氣驚慌失措。

郁新尋思，妹妹雖然有憂鬱症，但可不是笨蛋，大概是不想把錢拿出來分，打算遠走高飛吧！妹妹倒好，以前不工作讓爸媽養，現在一有錢就想自己逍遙去，把爸媽丟給她！郁新心裡忿忿不平，對電話那頭哭泣的母親不耐煩起來：

「你幾時看到她有朋友？誰會來拐她？我不想管了，你自己想開點，她遲早會跟你聯絡的。」說完不等媽媽回答，就把電話掛斷。

接下來的時間，郁新心亂如麻，同事跟她講話也答非所問，對著電腦螢幕直發呆。從中樂透到現在，妹妹好像沒有表現出真正開心的樣子，也沒說想拿這筆錢做什麼，妹妹大概是個不愛錢的人吧？否則就算生病也會咬緊牙關出去工作的。但，怎麼可能呢？郁新搖搖頭，世上誰不愛錢？妹妹個性溫順，昨天他們興沖沖想要分她的錢，她不願意又不敢說，才會選擇離家出走的。郁新左思右想，認為這個結論應該沒錯。

郁新試著撥打妹妹的電話，但連續幾次都無人接聽，雖然相信不至於發生什麼意外，但下班後她還是趕回去看看狀況。打開門，屋裡一片漆黑，也沒半點聲響，郁新一度以為沒人在家，但開燈後卻發現媽媽一個人坐在客廳，滿臉愁容。郁新走到她身旁坐下來，想講點安慰的話，媽媽卻先開口說道：

「妹妹從小就是一個很乖的孩子，不吵也不鬧，別人家的女兒顧著往外跑，有的嬌滴滴什麼家事都不做，可是妹妹不一樣，什麼都幫媽媽做得好好的……只怪媽媽把好的都生給你了，妹妹什麼都不如你，我們還要拿走她的錢，她心裡是不是在怨我？」說到這裡，媽媽已經哽咽了，郁新也不免感傷起來。妹妹一個人騎著摩托車，身上又沒什麼錢，到底會去哪裡？他們又該上哪找人？郁新懊惱自己對妹妹了解太少。

走進妹妹房裡，正如媽媽所說，一切都收拾妥當，連棉被也是疊好的，潔淨中散發著一股寂寥的氣息。郁新隨便拉開一個抽屜，發現各項物品放置得井井有條，文具、手錶、吹風機、髮帶、零錢包、耳機、護唇膏……只需要這幾樣東西，就足以構築妹妹的世界了嗎？實在簡單到不可思議。環顧四週，有窗戶的那面牆，白色油漆斑駁脫落，靠床的那面牆則乾淨平整很多，上面貼了一張風景照，郁新湊過去細看，發現照片中的海灘竟似曾相識。

爸媽年輕時在茄荳海邊住過一段時間，後來雖然搬到高雄市區開照相館，但有時還是會帶她們姊妹到那邊玩，順便吃吃懷念的海鮮火鍋。茄荳海濱公園

有一排椅子，心形的曲線圓潤可愛，貼的是紅白相間的小磁磚，姊妹倆小時候覺得那椅子的形狀有點像屁股，常搶著要擠在同一張椅子上推擠笑鬧……妹妹牆上的照片，就是從海堤的方向拍過去的，雖然是空無一人的沙灘，卻勾起許多回憶。她突然靈光一閃，莫非妹妹去了海邊？這時電話突然響起，郁新滿心期待是妹妹回電，一看卻是爸爸打來的，爸爸說話的速度比平常慢，一聽就知道他又喝酒了。

「你舅舅……他說得對，五百萬，應該讓妹妹替自己買個房子，這樣以後不管怎麼樣，也不至於，給你添麻煩。」爸爸的聲音聽起來沉沉的。

「我知道，我也這樣想。等找到妹妹我會跟她說，讓她安心。」掛完電話，郁新一陣鼻酸，然後小心翼翼地撕下牆上的照片。

5.

憑著一股無法確切形容的意念和直覺，郁新驅車前往茄萣的海邊。

如果多年來抑鬱度日的妹妹能有中樂透的幸運，那郁新祈求神明也能眷顧她一回，讓她順利找到妹妹。

然而，縱然有強大的決心，郁新過度疲憊的身體卻似乎不勝負荷。她感覺有支槌子在敲打她的頭，又彷彿有隻手在用力擰她的胃，她直冒冷汗，握方向盤的手有些不穩，她擔心自己會支撐不下去，只能猛踩油門以求快點抵達目的地。

一到海濱公園，郁新很快找到那排醒目的心形座椅。海風很大，雖然路燈透出溫暖的黃光，她還是冷得抱緊雙臂，從堤岸的木棧道往海邊看去，百公尺外似乎有人影晃動。

由於相隔太遠看不清楚，郁新慢慢朝對方走近，耳邊除了陣陣濤聲，她還聽到自己急速鼓動的心跳。綿密的浪花從遠方深邃的幽暗裡推擠向前，一波一波翻上岸來。當距離愈來愈近，郁新隱約看見，那是個身穿藍色洋裝的女子，

底下一截裙襬已然濕透，女子用手壓著翻飛的長髮，濃密的棕色捲髮讓郁新希望落空，那不可能是妹妹。

不知是不是漲潮的緣故，女子所站之處，海水似乎比剛才更深了。海灘上有雙簇新的紅色高跟鞋，歪倒在乾枯的漂流木邊，郁新一時猶豫不決，總覺得不該就此離去。

「小姐，請問一下……」郁新喚她，心想可以問問對方，是否看見過妹妹。

女子轉瞬回頭。

在朦朧的月光下，郁新看清楚那張臉，迷惘、哀傷、疲憊與困惑……種種複雜的情緒濃縮在那張熟悉的容顏上，女子不是別人，正是戴著假髮的妹妹。郁新胸口一陣窒痛，僵立原地。

妹妹往郁新的方向移動了一下，但不知為何又停住腳步。

「你為什麼……」郁新問到一半怕刺激妹妹，又硬生生打住，一股緊張的氛圍包圍她們。

「我不在，不是更好。」妹妹聳聳肩，淡淡回答。

「我們整天都在找你，都快急死了……」郁新伸出手去拉妹妹，但一陣大浪打過來，她險些站不穩。

「你們找的是彩券，不是我。」妹妹搖搖頭，抽抽噎噎地繼續說道：「反正這輩子……我漂亮一次就好……你不會懂的……」

「什麼叫這輩子就漂亮一次？你哪裡不漂亮了？你很好，你真的很好！我求你不要胡思亂想，我帶你回家，爸媽在等妳……」焦急的淚水奪眶而出，郁新再度伸手去拉妹妹。

「我……」妹妹還想說什麼，突然瞪大眼睛，目光越過郁新，把手指向堤岸。

「那個人在做什麼？」妹妹停止哭泣，問道。

「你聽我說，我跟爸媽都不要你的錢……」郁新原本還想解釋，聽完疑惑地轉頭，順著妹妹比的方向看過去。

一名流浪漢模樣的男子，正拿起妹妹放在岸邊的背包，東翻西找，左顧右盼，發現她們在看他以後，男子先是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，然後轉身快步離開，走沒幾步拖鞋還掉了。

郁新起先愣了幾秒，隨即想到那是妹妹好不容易得來的幸福，絕不允許被別人搶走！她抹乾眼淚，卯足全力追上去，嘴裡一邊大喊：

「喂——那是我妹妹的！你把東西放下——」

妹妹見狀連忙也扔下假髮，提起裙襬跟在姊姊身後使勁追趕，兩人一前一後奔跑的身影，有點像小時候在海邊玩鬧的情景。

雲霧散開後，夜空中出現鑽石般閃耀的月亮，海面上盪漾著銀白色的波光，潮水溫柔地湧上來，紅色高跟鞋像一艘小船輕輕漂了出去，向著更廣大的世界展開全新的旅程。